

舍不得系列

舍不得的 城市

喻丽清 著

在降落与 起飞之间

花城出版社

舍不得系列



舍不得的 城市

喻丽清 著
子通 选编

在降落与 起飞之间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降落与起飞之间：舍不得的城市

喻丽清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5

(舍不得系列)

ISBN 7-5360-4291-4

I. 在 ...

II. 喻 ...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229 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技术编辑：赵 琪

装帧设计：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开 本 889×110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25 5 插页

字 数 11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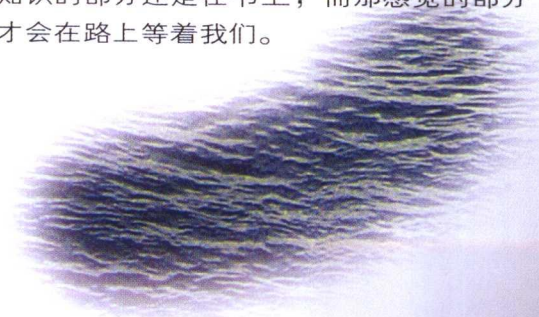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360-4291-4/I·3444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如果旅行也有什么学问可言，我想那知识的部分还是在书上，而那感觉的部分才会在路上等着我们。





目录

● 第一站 城市之光

- 把花戴在头上——三
- 话说柏克莱——八
- 仲夏音乐节——一三
- 公园里的莎士比亚——一八
- 城市之光——二十
- 滥楼的老将——二九
- 游杰克伦敦广场——三二

● 第二站 艺术公园

- 明月不常满——三五
- 道屋——四七
- 一杯不 M.T. 的滋味——五一
- 艺术公园——五七
- 地底的皇官——五九
- 康宁玻璃中心——六四

在烟草与花生之间	六六
马尼拉掠影	七二
大蒜口香糖	八十
芳洛丽花园与人生三要素	八三
欧游风情画	八六
旅途	九六
圣地亚哥的古城	九九
威尼斯与面具	一〇一
雷诺的「赌」和米高梅	
的「上空歌舞」	一〇三

从旧金山到温哥华——一〇七

● 第三站 沿着绿线走

「埃垢」与「欧诺」	一二一
沿着绿线走	一二五
旧金山与中国人	一二九
美国的「广东」	一三一



目录

黄石公园之外……………一三四

海鸥与摩门……………一三六

走马观花三千里——由美车

东部到美西部……………一三八

夕阳照在淡水河上……………一八五

野菜……………一八八

人生多宝格……………一九〇

在路上……………一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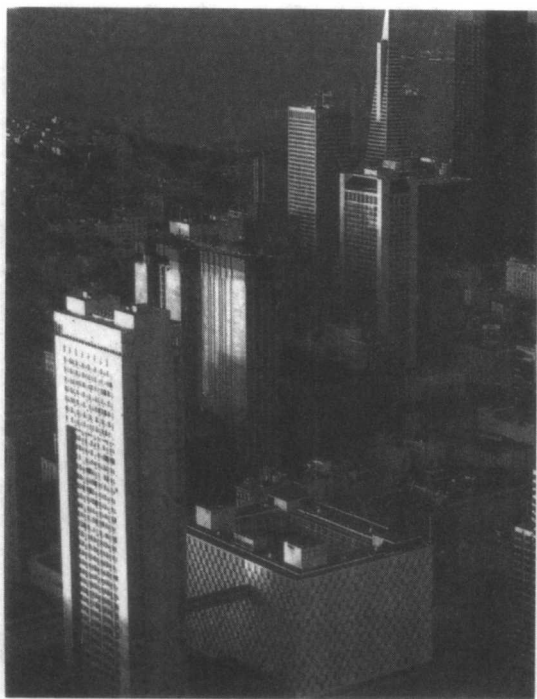
●第四站 人生多宝格

台北，我妈妈的故乡……………一六九

台北札记……………一七九

第一站

城市之光



把花戴在头上

旧金山

城市跟人一样，是有个性的。

名城与名人一样，有的可敬但不可爱；

有的可爱却不可亲。

旧金山，它是既可爱又可亲的。

它的名气，是由于它那独具一格的 taste(味道)。

你不能把小写的 the city 误写成大写的 The City，因为自负的旧金山人说：大写的城，天下只有一个，那就是号称美国西岸的巴黎——旧金山。

金门桥

旧金山有两座世上有名的桥。

一是海湾大桥，连接旧金山和奥克兰两大城市。桥长八点四英里，桥面距水二百五十英尺。五十年前即为世上最长的高空吊桥，至今仍保持这个记录。另外一座桥便是金门桥；号称世界上最美的吊桥。

金门桥，这是旧金山的灵魂：轻灵、美丽。它的艺术品格，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性。

五十年前，以当时的科技而言，要盖这么座桥是有点冒险的。因为这一座单径吊桥，两座桥塔之间的距离是四千二百英尺，在当时已是世界最长的间距。而最难的是南面的桥塔必须立在距边一千多英尺处，那儿水深六十五英尺，由于海水倒灌，暗潮汹涌，可是桥基还得建在一百英尺下，所以潜水的工作人员每工作二十分钟就得上来换人。那儿雾大、风大、海水甚寒，在水下工作异常辛苦，即使在桥上工作，也得张着安全网工作。有一次，安全网破裂，造成了十一人死亡。

总工程师约瑟夫·史特劳斯是个只有五英尺之躯的小个子，可是他的野心之大、毅力之强的确叫人惊服。不过，人家形容他时都称他为“The unlovable Joseph Strauss”（非常不可爱的人），可见他当时为了坚持己见到处得罪人到什么地步了。其实，他的蓝图是一九二一年就画好了，他由一九二三年开始跟人议论、募款、争辩不休，直到十年后一九三三年时才得以开工的。总共花了四年的时间以及二千多万的经费，金门桥与史特劳斯终于成为不朽。

很多人都说这桥既然叫做“金色的大门”，理当漆成金色，可是这座横跨在旧金山与秣陵郡之间的大桥时常掩映在雾中，由海上的船只望过来，如果是金色的，一点也不显眼，雾大时甚至看不清楚。所以桥梁建筑师 Irving Morrow 建议用橘红色，尤其那种橘红色还有个很罗曼蒂克的名字：International orange。

红的颜色、风的声音、海的气息以及桥身轻微的震动，这是文明人的吊桥。跟我们走在乡野深山里一

条木板粗绳的吊桥上的滋味却是大同小异的。我们需要桥、需要实用的桥，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座与众不同的桥，一座带点儿浪漫的刺激的桥。

今年，这两座桥都先后庆祝了它们的“五十大寿”。海湾大桥过的是一个安静的生日。金门桥则由清晨五时到正午十二时开放给行人通行，车辆停驶。结果有四十万人参加了这个庆生日健行会。桥上挤得水泄不通，弓形桥面都压成了平面。桥梁修护员个个捏把冷汗。幸好这历经五十年的金门桥光荣地通过了考验。它在暗夜里与灿烂的烟火、与民众的欢呼，同庆了“金禧”。

人间有仙境

金门桥之美，美在衬托着它的背景里除了海洋还有青山。山的那一边就是 marin 县(秣陵郡)。

秣陵郡是全美平均收入最高、离婚率也占首位的地方。电视“六十分钟”里有一次介绍过它——给我的印象是：那里的孩子骑马上学、女人上“按摩院”、男人则在豪华游艇上打打电话办公事——也许夸大了点儿，但确非虚构。

由旧金山过了金门桥，穿过彩虹隧道便是秣陵。秣陵滨海有两个小地方最是引人：一是沙色丽脱 Sausalito，一是提布朗 Tibu ron。

来到沙色丽脱的人，马上会觉得：这不是世外桃源吗？因为城小，住家都掩映在依山而筑的树林子里，只有沿海一排精雅的小店是观光区，此外，沙滩

和轻舟小艇停泊的码头距离店亦仅咫尺。旧金山的高楼大厦，就在海对岸，近得仿佛走都可以走到。车声几乎没有，有的是海浪拍岸与沙鸥振翅的声音，但又并不显得清寂，因为有阳光与旅人穿梭来去。

这个小城出过一位有名的市长，是个女强人，曾经开过妓院。也是因为她的当选，沙色丽脱才改观成为旅游胜地的。

另外距沙色丽脱不远处的提布朗，风景甚似沙色丽脱，但完全是高级住家的地方，并没有特定的观光街道。可是，当你来到提布朗，你会忍不住叹道：人间的确是有仙境的。

渔人码头

据说这里跟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海港很像。很早以前这里是意大利人的势力范围。他们跟中国城里的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现在这里已成观光中心，街上还有中式黄包车、三轮车呢。因为靠海，海鲜馆很多，大海蟹是旧金山的特产之一。街上有许多的蟹肉摊贩，当街烹煮活猛的大蟹，这里的“法国面包”也为了配着蟹肉同食大大地有名。

满眼都是观光客，渔人是不多见的。渔船也给游艇取代了。由这儿坐渡船去“天使岛”，去“犯人岛”尤其是游人的主要节目之一。

这是给观光客们预备的地方，本地的旧金山人倒不常来。花花绿绿、热热闹闹，一年四季都像在过节的样子。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旅行，不就是要跑到一

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一些不熟悉的人同过几个“节庆一样的日子”的意思吗？

金门公园

都市，是一个高楼大厦，行色匆匆的地方。大都市里的公园，因此变成一处人们在精神上可以舒放压力的象征之地。所以愈大的都市，愈是珍惜并修护他们城里的公园。像纽约的中央公园，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位于寸土寸金的中心地带，从来没有人嫌它占地太大。

金门公园占地五平方英里多，据说是世上最大的“人工公园”。里面除了湖、山全属人工造成之外，连许多的百年巨树也是不辞千里由外地移植而来，使公园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人工造出来的，反而像公园是由一个树林开辟出来的样子。在公园靠海的一个角落，还收养着许多快要绝种的美洲野牛呢！

园里有花房、科学馆、亚洲艺术馆、日本花园、莎士比亚剧场、棒球场、露天音乐台等等。周末所有车辆一概不准驶入，马路变成溜冰人、溜冰板和脚踏车的天下。划船、慢跑、打球，Hiking……静的、动的，不一而足。这才真正是旧金山市民的天地，不是观光客们的。

旧金山生活

看海风里飞翔的人

旧金山，我几乎对它一见钟情。

旧金山，这里的房子积木似的搭在一起一伏的山丘上，有条不紊的。这里的缆车、汽车、快速火车，都漂亮舒服各有风味。这里的人，跟任何大都市里的一样，也很忙碌。可是，他们忙的不是工作，忙着玩——海也很近，山也不远，天气好到不像话的程度，一年四季要风有风(可以扬帆)，要雾有雾(可以听吹雾角的声音)，要花有花，要艺术文化到处都是……

我坐在缆车上，随着那些街道起起伏伏一上一下时，觉得像在儿童乐园里坐 roller coaster 一样的兴奋与愉快。在渔人码头各种街头艺术家们的摊位里穿梭来去；在港口临着海风看海湾里的点点白帆；在城里极豪奢的一家旅馆里仰着脖子看那里面由天花板到地板每一处无不新颖可爱的雕饰……

这个城，真特别。满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荡的气氛，人人都说那就是罗曼蒂克。是的，它的罗曼蒂克是因为有那样子的气氛，却并没有因此而造成罪恶感或悲剧感。满街的人都那么和颜悦色的，就连偶然

遇到的醉汉或乞丐也似乎没有什么愁容。阳光下，街头卖花的小车，弹吉他的歌手，白鸽子的翅膀，海鸥的低飞，海上被风鼓得满满的白帆……在这里，“自由”仿佛不是抽象的，乃是到处可以一见的东西。

我最爱看城外某一个海岸边，那些在悬崖上待风而飞的滑翔风筝人。在那沙坡上，背负着彩色缤纷的滑翔风筝，一待风起，便以跑步牵引风筝往悬崖上冲去的人——他们是“拼死命”要学鸟飞的一群。当他们的脚刚离开崖边的那一刹那，你的心都像要跳出胸腔去了，随后看见他们并没有坠下海去，却随着海风在海天之间飘游起来，没有人不被这情景打动的：既是艳羨又是惊叹。想象那风筝上的人在飞翔时的心情吧？想象与天地合一的，脱尘离世的，又一次逃过死亡威胁的那种骄傲、得意、兴奋的心情吧！

看海，看风，看海风里飞翔的人，这就是旧金山的滋味。

人人都说这里会有地震，会有一次大震，要把陆上的一切全震到海底下去。我想，怕什么呢？跟这么美丽的地方同沉没，不也挺罗曼蒂克的吗？

山居手记

古人写桂林山水，谓：“凡山离城辄远，惟桂林诸山离城独近，晚餐后即可于焉而游。”在旧金山，则山城难分，不必晚餐后出游，就是晚餐时亦已在山中矣！

我住的地方是在柏克莱附近叫 El Cerrito 的地方。

那地名，人说西班牙语就是“小山”之意。我们的房子，居高临下，每于晚餐时分，面对满窗夕阳，便觉身在云端。

受了些田园诗家的影响，总以为云端才是美丽的清居。其实不然，只有耐得住孤寂的人，才守得住那半点云居的意义。

在这宁静之谷的缄默中，
我梦到了所有我唱的歌，
音乐向着暗谷抖落而下，
直到每个音符找到作为翅膀的字。

有时候，我一个人站在窗前，远眺山下旧金山模型似的建筑和海湾里似动不动的大海，以及海上孤零零的几只白帆，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字，充满了音符，然而它们找不到翅膀。我因着那点失望与怜惜，反而忘了我的孤寂。我渐渐明白，大抵逃隐于山林田园里的读书人都是自私的而非可羨的，因为他们对人事失望却也不忘怜惜自己。

有一天读到周作人写的“文坛之外”，说起：“在中国，模糊就是马虎的意思。法家是绝不模糊。道家是模糊到底，心里却很明白。儒家是有限度的模糊，是道家的帽、法家的鞋，可以说是中庸，也可以说是不彻底。”要彻底，除非无情；要忘却人间，也除非无情。

我想，云居的现代意义，解释成“便于远眺”较好，若说“洞穿世相”，显然不是骗局就是讽刺了。